

# 父亲的河流

苟刚

父亲一生是和河流相伴的。

父亲出生的村庄叫春光村,村头有条小河,名叫鳌溪河。听父亲说,这条河曾是他童年的乐园。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跟着大人们去河里洗衣服。听着大人们快乐的笑声,伴着捶打衣服的梆梆声,父亲会试探着走进河里,掀起浅水处的石板,看下面有没有鱼。

在同龄人都在上学读书的年月里,父亲不休不止地割草、放牛,好在有这条不知疲倦昼夜流淌的河流陪伴。

年近而立,父亲终于成了家。父亲为人勤劳又精明,故而我家早早地新建了瓦房。印象上,我对于父亲和河流的记忆是温暖的。除开大春农忙时节河边抽水浇田的辛苦记忆,最让我难忘的就是逸趣横生的笼捕甲鱼和罩火把鱼了。

笼捕甲鱼。我们湾里所处的鳌溪河么担桥河段水面较宽,水流平缓,有几个地方还有狭长的石缝罅,是天然的鱼窝子。但用笼捕甲鱼,在我们村却只有父亲会。父亲的手很巧,农村的篾活他全都会做。一次,偶然从外公口中得知了须笼的制法后,父亲开始了试制。与别人

做的或许不一样,父亲用竹篾编制出一个肚大脖细的笼子,笼头呈漏斗状,在内侧,事先留好一些伞状、末端尖锐的竹条做倒须。笼内放入动物内脏、蚯蚓团等做诱饵,甲鱼嗅到诱饵散出的香味,爬入竹笼内吃食,但不能够爬出来。做好须笼后,用长绳拴好须笼的脖子,投到甲鱼可能出没的水域。因为竹笼不重,往往需要在笼内加一块石头,以便沉底固定。父亲带着我在头天晚上放须笼下水,次日清晨去取。那个时候生态较好,河里鱼虾众多,一般都会有收获。有时候运气好,一笼会捞上几只甲鱼。后来一次发大水,冲走了须笼,有点迷信的父亲认为是天意,从那以后就不再制作须笼,用须笼捕甲鱼也就成了回忆。

罩火把鱼就是另外的趣事了。在我们王家湾,除个别人家编有专门的鱼罩外,一般都是用鸡罩罩鱼。关小鸡的鸡罩是用一寸左右宽的竹篾条编成的;无底;下部略粗,直径大约一米;上部略细,将竹片用火烤制后折弯成圆形,然后用光滑的细篾条收口;高度大约刚超过成年人的膝盖;罩壁上的篾条编成网状,网孔大概有核桃大小。罩鱼不适合“单兵作战”,一个

人罩鱼往往收获不多,只有“人众多”才能收获颇丰。罩火把鱼一般是在麦子成熟前后的晚上。这时经历了漫长的枯水期,上游的滩里,有些地方水会非常浅,人们可以蹚水而过。父亲就是罩鱼的行家:动作协调优美,人随罩走,迈左腿,罩右边;迈右腿,罩左边,有时,也会根据鱼的痕迹,突然无规则地前一罩后一罩。罩内有鱼没鱼,凭的是感觉和经验:鱼不够大,就果断放弃,接着罩;有大鱼,罩被触动,就立即用力往沙里一按,把手伸进罩里将鱼抓取出来;有时觉得罩内大鱼较多,便招呼同伴过来支援,在罩上“加罩”,防止逃窜。收获一般以草鱼、鲫鱼、鲤鱼为主。我们小孩主要负责把鱼往桶里捡运。儿时拾取鱼的那种幸福感,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。现在想来,乡邻们虽然大多文化水平不高,但他们朴素的捕鱼方式却暗合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竹罩的眼决定了只能捉大放小,鱼苗留下了,河流的生态也就平衡了。

我长大了,离开老家去县城读书,父亲也离开河流到大城市务工。二十多年里,父亲和老家这条河流的故事开始中断。这期间,偶尔回趟老

家的父亲会不经意间提起:河里泥沙淤积,河岸抬高了,两岸退耕还林了,河里有淘沙船,邻居侄儿在当年抽水的河段搞起了水产养殖,水产养殖被叫停了,河里开始全面禁捕了……

父亲最终决定回大河边的老家生活。此时的农村,祖辈们很多都已经去世,父辈大多年迈,很多耕地撂荒了,田埂上的茅草高可及膝。看着曾经富饶的土地变得荒芜,父亲的心在滴血。侍弄了大半辈子土地的父亲开始重操旧业。闲不下来的父亲耕种了很多土地,有我家的,也有外出务工多年的邻居家的。好在这时候,老家的条件比过去好了很多。小田改成了大田,田间小路经过挖机的打理变得适宜新型农机通过,电线也拉到了河边,电动潜水泵代替了当年笨重的柴油抽水机。但农业生产依然是辛苦的。年迈的父亲每天在田里劳作,就像灌进水田里的河水,只要有一点空隙,就把自己耗进去。

今天,走在熟悉又陌生的田埂上,听着鸡鸣犬吠,看着远处水田里父亲佝偻的身影,我心头一酸:水边长大的父亲自身便是一条河流——滋润土地、养育庄稼、抚育儿女……



## 流浪狗红薯

潘初开

红薯是岳母家收养的一只流浪狗。

据说,当它第一次被带到这个家时,浑身伤痕累累,性子怯懦。套用岳母的原话“这狗啊,一看就是遭了大罪了。”刚来时,家人随手丢给它几个自家种的红薯,小家伙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,吃得干干净净。许是吃饱有了气力,一会儿打转转,一会儿兴奋地吼叫。小侄儿说:“这狗这么能吃红薯,咱们就叫它红薯吧?”就这样,红薯就成了这只流浪狗的名字。

家里的孩子有时“欺负”它,骑在它身上,它倒是一副享受状,任由孩子们随意摆弄。家人投喂的食物,它大多安安静静地享用,可说是“小吃货”一枚。晚饭过后,岳母总爱牵着它出去走走。黑夜里,有了这小家伙的陪伴,人心里似乎也踏实了许多。上初中的侄儿还未到家,仅凭自行车铃铛声,它就兴奋地冲出家门口,来迎接自己的小主人。围着主人转圈圈,小尾巴摇来摇去。我想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。在这小狗儿眼里,岳母一家早已是它最亲密的家人。

前些时日,我陪爱人回娘家,红薯一如既往地招人喜爱,但似乎已然没了往日的生气。一问才知,它已好些时日无法看清东西。岳母一家也甚是着急,带它去宠物店看过多次,据说是青光眼,年老体衰所致。宠物医生也无良方,仅开些药物保守治疗,但效果却不明显。

岳母回忆说,前些日子,她如往常一般,吃过晚饭带着红薯去散步,它竟没来由地乱跑,像发疯似地找不到方向。由于速度太快,岳母被牵绳绊倒,伤着了右腿,在家休息了半月余未能出门。从那以后,岳母再也不敢牵它外出散步。它似乎也通人性,不吵不闹。不久后,它的饮食基本只能靠人投喂,对外物的感知全凭嗅觉,但一旦感知到主人来到身边时,依旧摇头摆尾,很是乖巧。

我常想,红薯是幸运的,能遇到善良的岳母一家人。当它丧失了看家护院的本领后,一家人仍对它不离不弃。但回想红薯曾带给家人那些美好时光,又有谁会遗忘呢!能拥有这样一只通人性的小狗“朋友”,对于人来说,又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呢。

## 开进心里的芍药

张晓杰

我十岁那年,母亲从亲戚家移植来一株芍药,栽在了房前的小园里。看着它稍显单薄的枝叶一天天舒展开来,慢慢长大,我开始对它能开出什么样的花充满了好奇。可惜的是,那一年,它的小花苞在我的注视中慢慢枯萎了。

第二年春天,芍药循着时光的脉络,一点点从土里钻出小芽,嫩嫩的,红红的,树绿了,花开了,芍药苗也慢慢地长大了,墨绿色的叶子渐渐舒展开来。

当悠悠的暖风吹过5月的路口,我看到了芍药绿油油的叶子间,有好多藏起来的小花苞。最初的花苞是绿色的,随着它慢慢长大,花苞中间开始有粉紫色透出来,等膨胀到马上要绽开时,就整个变成了粉紫色。盛放的芍药有着金黄色的花蕊、粉紫色的花朵,花瓣层层叠叠簇拥在一起,艳丽与清雅并存,妩媚与恬静同在。

芍药花既养眼,还养胃。新鲜的芍药花瓣挂上薄薄的鸡蛋面糊,过热油炸,炸好的芍药花焦香酥脆,养血养颜。将芍药花瓣收集起来,晾干后,有妙用。煮粥时,放入几片,小火慢熬,就成了芍药花粥,清爽可口。把干花瓣放入杯中,用80℃的温开水冲泡,粉紫色的芍药花瓣在水中翩然起舞,加几滴蜂蜜进去,口感香甜醇厚。

我出嫁那年,父母决定在屋前小园的位置盖一排南房,只好把芍药移植到屋后。父亲给芍药挖了半米见方的坑,里面铺上发酵好的羊粪,再铺上厚厚的松针土,选了一个阴天的日子,把芍药的根带着泥土一块挖起来,装进家里最大号的盆里,搬到屋后,移进土里。

移植当年芍药不曾开花,但枝叶茂盛,存活了下来。第二年,芍药比在房前时钻出地面

稍晚了些。看到红色的尖尖的芍药芽时,母亲喜出望外,赶紧给它施肥浇水。我清晰地记得,那一年芍药开了15朵花,还是那么娇,那么艳,那么美。

八年前搬离老屋时,母亲最舍不下的就是屋后那一株芍药。每年的暮春时节,母亲都会回到老屋,给芍药松松土,浇点儿水,施点儿肥。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,芍药长得很好,每年都开得一派花团锦簇。

去年,我迷上了网上购花,有一次买鲜花套餐时,店家附赠了十几个芍药生花苞,在我的精心养护下,它们竟神奇地开了,有粉色的,有黄色的,有白色的,花朵不大,只有两三层花瓣,虽然也美,却远不及我家屋后的那一株。

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,再回老屋时,剪了几枝芍药花苞带回来送给我。我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插在淡青色的瓷罐花瓶里,放到书桌上。

第二天,我在淡淡的花香中醒来。昨晚的芍药花苞,在我的睡梦中已慢慢膨胀,此刻正轻轻绽开笑颜。我静静地躺在床上,不敢出声,也不敢动,怕惊扰到它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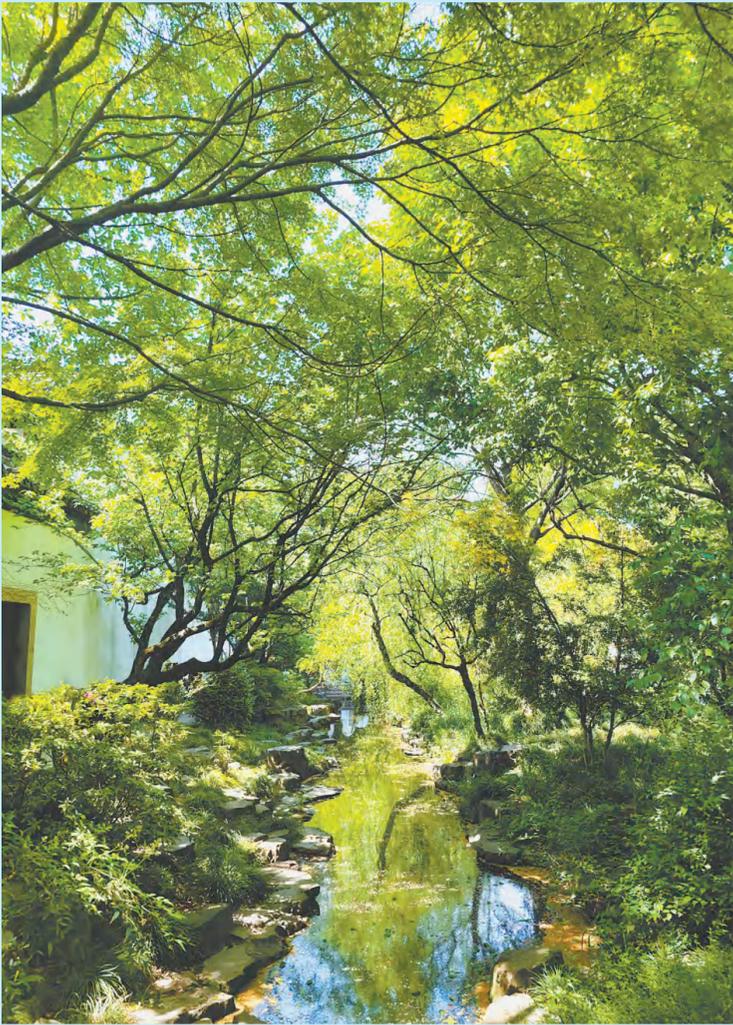
粉紫色的芍药花瓣一层一层伸展开来,慢慢地,慢慢地,直到完全绽放开来,露出金黄色的花蕊,满屋都是馥郁的芍药花香。而我,早已沉醉其中而不自知。

前几天,母亲又回去看她的芍药了,回来告诉我芍药比往年瘦弱了些,花苞倒是不小,但花朵应该不会太大。母亲说这话时,满脸惋惜。我却不以为意。

在一朝一暮的更迭中,这株芍药用它独有的美,温暖了我的年少岁月,伴我走过了整个青春,用蓬勃的生命力活成了我心底对老屋的所有眷恋。于我而言,它是我生命中一个惊喜的遇见,只要它还在,就好!

## 郁郁葱葱

文耀 摄



## 沿着夏的走向

(外一首)

丁宇

沿着雨季的走向  
是谁将如水的思念  
轻轻地悬挂在透明的窗前  
我看到岁月的脚印  
模糊了阳光下的呼唤

沿着夏的走向  
是谁将掌心的日期  
轻轻地镌刻在纷杂的人群  
我看到青春的闪烁  
剔透了手指间的温柔

沿着乡音的走向  
是谁将五月的情韵  
轻轻地扦插在疲倦地飞翔  
我看到父母的坚守  
凝固了眺望中的风景

## 故乡的村庄

故乡的那轮月亮  
依旧悬挂在水域的河床上  
挥之不去的乡情  
在思念中静静地燃烧  
总把洁白的守望  
延续成村庄美丽的等待

清晨的那滴露珠  
依旧闪烁在流动的琴弦上  
魂牵梦绕的乡愁  
宛如阳光下悄然地绽放  
总把清激的温馨  
诠释成季节不变的情怀

村口的那棵槐树  
依旧伫立在眺望的视线里  
念念不忘地诉说  
宛如奶奶手中悠悠的蒲扇  
总把古老的童话  
描绘成亦真亦幻的风景

山坡的那片高粱  
依旧火红在曲折的情节中  
刻骨铭心的故事  
宛如爷爷手中的旱烟枪  
总把五月的梦幻  
勾勒成辞旧迎新的展望

## 人间有味是清欢

林钊勤

虽还未到小满时节,但梅子留酸,榴花欲燃,荷花镜里香,蛙鸣草深处,夏木阴阴正可人的场景已经在我心中浮现。心中有爱,悠悠夏日,一样诗意盎然。

小满节气期间,小麦等夏粮开始灌浆,但粒粒小,未满,象征着未成熟。未成熟,将满但未满,一切都恰到好处。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,太多是不好的,一切到了极点之后,必然会走下坡路。小满将满未满,一切都刚刚好。

小满的“满”体现的是市井的生活,不需要那么多的风花雪月,不需要那么多的诗情画意。幸福满足的家庭,不体现在豪车豪宅上,不体现在金银珠宝上,而是体现在一粥一饭的简单中、在日常家事的琐碎里。夫妻二人,柴米油盐,锅碗瓢盆,温馨的小日子,透着淡淡的烟火气。迷人的美食香气,拉近了彼此的距离,心的愉快,爱的欢喜,在温暖的心中,留下了甜美的记忆。

譬如小满时节驱散的习俗,要吃苋菜的馄饨,人人都懂、家家必备。夏日一家人团聚餐桌,冷菜热炒,砂锅汤盆,然后,一份以苋菜为核心内容的汤馄饨端上来,绚烂归于平淡。苋菜馄饨,如约而至,苦夏健康度过。一种对馄饨从心底里产生的渴望,人间有味是清欢,清欢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,正是来自对平静的、疏淡的、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,简单餐食,带来诗意的满足。

爱夏天更爱生活,夏是浓郁、热烈而又变幻莫测的开始,夏季又是乐曲里的中板,墨绿透明,星斗和蛙鸣一齐奏响,循环往复;夏季更是赐予最热烈的阳光和最旺盛的生命力。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。

小满时节是热烈的,也是诗意的,有清风半夜鸣蝉,有竹摇清影罩幽窗,还有绿阴幽草胜花时。心有美好,生活处处是万水千山,闭门即是深山,读书随处净土。夏日天气燥热,常会有心神不定的感觉,每当此时,可远离人群独坐静心。可烹清茶一壶,于室内窗边小坐,看天上流云变幻,雨天听雨打芭蕉,不忧虑不去生恼,给心松绑,给灵魂一片净土。待茶汤清凉,再细细品饮,哪怕只是片刻的潇然无事,也不觉心静神清,身体轻松,这正是夏日怡养身心的妙方。

小满这个节气,体现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:月满则亏,水满则溢。一切在达到饱和之后必然会走下坡路。大满,并不是人们追求的境界。而小满,则是将熟未熟。还有向上的空间,还能继续增加发展。所以,小满节气告诉我们:一切都是刚刚好的,将满未满才是最好的运势和状态,证明你还有进步空间,而不是到此为止了。

因此,有小满无大满。小满之名,是一个蕴含哲理的名称。满而不损也,满而不盈也,满而不溢也。小满将满未满,一切都刚刚好。恰道是人间有味是清欢!

## 慢生活

孙秀斌

最近,我去扬州旅游,看见皮市街一家文创店铺的帘门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慢”字,和窗户上的“扬州”二字对应。听涛听音,店家的主旨是在让人们放慢脚步,静下心来慢慢地看。对于满城都是小巷和古迹景点的扬州来说,一个慢字,正契合她的脚步和节奏。

对于听惯了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,出行处处飞机,高铁,高速路的我们来说,一个慢字,似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。然而“慢”字里透出的智慧和感悟,这值得我们深思。有时候,我们的脚步是不是太快了,要慢下来,等一等自己的灵魂。

慢生活不是鼓励懒惰,放慢速度不是拖延时间,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,当然工作重要,但闲暇也不能丢。要慢下来,因为快让人错过了许多美好的事物。慢生活概念提出得很早,是由“慢食运动”发展而来的一系列慢生活方式,让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适当地放慢速度,张弛有度,劳逸结合,提高生活质量,提升幸福感。

这些年,职场上许多年轻人为了升迁和效益,拼命地加班加点,熬夜,生物钟颠倒,而诱发了疾病,不时地会听到某某人过劳死的报

道。在名利和生命面前,有些人错误的选择,酿成了本可避免的悲剧,给家庭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。“十次肇事九次快”,我们该慢一些!

我曾一度赞赏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这一说法,然而这些年过去,我的看法变了。我一向吃饭快,自认为是一个优点,然而这些年由于萎缩性胃炎,不得不慢了下來,医生说,你每一口饭都要咀嚼三十次。我曾效仿快走,每天一万步的健身方式,然而由于年纪大了,得了腿鞘炎,脚后跟痛,于是不得不减少步数,放慢速度走。我有基础病,被叮嘱早晨起床要慢,以防意外。看来余生是要以慢为主基调了。

慢递,慢运动,慢食,慢写,慢旅游,慢社交,甚至于慢爱,或许这都是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提倡。作家木心对此有深刻的领悟,他在诗中写道: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,车,马,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

说得再好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

